



詩人的情書

曹雪松 著

現代書局印行

1933

詩人的情書

第 一 號

伊姍表姐：

幾年不見面多時不通信的我們，今天我突然寫了這封信給你，也許你會覺到奇異吧？

姍姐，讓我告訴你：差不多我時常想寫信給你，但當我一提起筆來，許許多多的話。便不知從何說起了！因此，我終于至今仍沒能寫信給你。

今天，我一人獨自在一個馬路角落裏的小客棧中，坐在一盞半明半滅的慘黃的燈光下，耳聽着窗外催人眼淚的淅淅瑟瑟的微雨聲，更加隔弄的樓頭傳來一陣陣凄冷的歌音！啊，我這個漂泊天涯的浪人，終于見景傷情，終于想起自己淪落的身世和年來所有不幸的遭遇以及最近所受到的種種痛苦了！

姍姐，我這許多痛苦，叫我再悶在肚裏怎能得過呢？于是我想到要向一個人訴說一下，以便發洩發洩我胸頭的積鬱！我毫不遲疑的想到你，想到自小與我在一

起長大的如同胞姐妹般的你！姍姐，在這茫茫的人海裏，我除了向你訴說外，還有何人呢？

世界已成為冰塊了，人心也都已冷絕了！我要向他們訴苦，只是自討沒趣！只是徒遭幾個冷眼，徒受幾聲譏笑而已！

所以，姍姐，我現在認定只有在你一個人面前可以訴苦，除你而外，便絕無他人了！

姍姐，你不會知道吧？最近我是失業而又失戀了！失業的結果，食與住的問題，當然都不免要發生絕大的恐慌！多謝一個老友的好意，叫我暫搬到他的寓所裏去住宿幾天。我這個老友也是窮人，而且還在學生時代，爲了節省一點的緣故，和他學校裏的同學三個人合租了一間前樓，現在我再搬來一住，小小的寓所更形擁擠了。

同居的兩個人，一個是進的文科，性情是十分溫和的；一個是學的政治經濟，面部却有些陰險的氣象。他說話中，時常對我有冷嘲的口吻，他很瞧不起我，他覺得我是無聊，覺得我是太沒有作爲。他自己看得自己有

不可限量的前程，他深信他大學裏畢業了後，定能為社會為國家，做下轟轟烈烈的一翻事業，嚴然以未來的黨國要人自居。最使我難受的，凡事他都以一種輕薄的鄙視的態度對待我！

自然，我這個已走到日暮途窮的浪人，他的牛眼裏那裏會瞧得起我呢？啊，要不是我囊中空空如洗的說法，或者我行篋中還有一兩件衣服可當的時候，我一定會立刻搬出去，不論住什麼低賤的地方都好。但是，姍姐，說也可憐，囊中是早已斷錢了，行篋中幾件較值錢的衣服也早已全部寄存到我們的寶庫裏去了！所以，無論內心怎樣憤恨，爲了窮，也只得含恥忍辱地接受人家所賜與我鄙視的冷眼，所賜與我刻毒的冷言冷語！

有一天，我實在忍受不住人家給我這難堪的冷笑的恥辱了！我預備到黃浦江濱的草地上去露宿；要沒有我老友の至誠的挽留，多方的勸解，我恐怕早已嘗過夜露江風的滋味了！

忽然我老友家中寫信來叫他回去。究竟是什麼事情，我是不知道的；但我從此却更發生問題了：原來目

前不特住宿是措他的油，連飯食也是措他的油。如今他走了，住宿雖仍可厚着顏面繼續下去，吃飯問題却無法解決了！

事也湊巧，恰有一個新交不久的朋友來訪我，我和他敷衍了幾句客套話後，便把我的窮況，毫無隱瞞地告知我那位新交不久的朋友。不料他真豪爽，他立刻把他身邊所有的二十塊錢統統給了我。雖爲數並不算多，但在現在的我看來，這二十塊錢比平時人家借給我二百元或二千元還要珍貴！尤其是他那種毫不猶疑十分爽快的態度，幾使我感激到將要滴落眼淚下來！

他們走後，我便一人走到菜館裏去大嚼一頓；遂後便到奧定安影戲院去看一張名片。好多時候沒有看影戲了，有錢時，差不多至上海幾個大影戲院，每換一張較有名的新片，我總要去看的。看影戲，似乎我已像人家吸鴉片煙般上了癮；我跑到影戲院裏去，並不是抱着消遣的心思，實在像是去上正式的功課一樣。因爲我每看完一張影片，至少可在腦間留下一點印像，如讀完一部小說一樣；有時影片的感動力竟往往可超過小說之

上。可是，沒錢時，當然沒有資格走進到影戲院裏去，至多，也只能抱着悵惘的心情在階前徘徊徘徊罷了。今天，身邊既弄到幾個錢，當然非與我久別的影戲院親近一下不可了。

看完了影戲後，便在附近北四川路一帶找房子，有的房子還可以，房租却太貴；有的房租便宜一些的，房間却又太狹黑；空氣更太壞！找了半天，房子終于還沒有找到。

照例，便走向四馬路來。一年多，除了身子不適或有別的事故外，四馬路的幾間書店，差不多成了我每日必臨的勝地。有錢時，時常要從四馬路挾着一包新出版的書籍回到寓所裏來，無錢時，常是厚着顏面站在人家書廚前翻翻看看。已有好多時候了，老是這樣翻翻看看，結果便不買而去。並不是我存心要揩書店裏的油，實在是沒有買書的錢。但現在囊中既不像從前般一空如洗，當然不願放鬆這個買書的機會。于是，在北新，開明，現代，泰東幾個書店走了一遍後，手中已挾了一包厚厚的東西。驀然伸手向袋中一摸，方知還僅剩三塊大

洋，和幾隻角子。啊，這時我驚悔我太沒有預算了！總共該二十塊錢，在不知不覺中却一連買了十多塊錢書。食與住的問題竟又忘記了，以後究竟怎樣能解決呢？每次都是這樣，我一跑進書店，看見許多嫩紅的淡藍的裝訂美麗的書籍，就彷彿幾千百個絕世的美人，含着淺笑弄着媚眼在誘惑我，我歡狂地迷醉在這誘惑中，把什麼緊要的事情都丟在腦背後了！

但等到我一跑出書店，却又不免要悔恨了！想到買書的錢所得來的難處，想到藏書的癡愚，一堆廢紙，寒不能當衣，飢不能當食，真是一無用處！一年多的漂泊生活，雖時常在貧乏困迫中，但所購買的書籍，却也不在少數。這些書籍，買時是何等費力！一到我的寓所裏却一錢不值了！當舖裏是不要的，拍賣到舊書攤上去，價值實價一元的，只能賣到一角或六分五分不等。我窮得恨極的時候，往往起一個狠毒的念頭，想把我所有的書籍都撕得粉碎，或點起一個火堆統統燒去。但我只有這個心思，終于沒有實行的勇氣！隨後，仍只會慘抱着我這些又愛又恨的書籍痛哭一場！

嚴重的問題發生了，買書所剩下來的三塊幾角錢，究竟怎樣分配呢？房子當然是租不成了，只得依舊受辱地在這裡再住幾天。但飯食，還有洗衣，沐浴，郵票，車費等，這幾個錢那夠應付呢？想來想去，還是吃的問題最重要，於是便跑到小飯館裏包了九元一月一客長飯，先付了兩塊錢。吃到第十一天的早上，飯館老板便叫我付飯錢。啊，我拿什麼去付呢？身邊的一塊幾角錢，已零用得早就光了。在無法中，我便向他撒了一個謊，叫他再等幾天，我可以多付一點。光陰像是有意和我為難，幾天早又很快地過去了，然而我袋中依舊是空空如洗！嚴厲的飯館老板于是在第十五天的早上，宣告斷絕開飯！并還教一個小夥計跟我到寓所裏來要錢。無情的冷酷的面容，真是難看，并說盡了種種不堪聽聞的惡毒的話句；再加之同居的某君含有刺意的冷笑。啊，難受極了，真使我難受極了！這時倘使在我的腳畔有一片汪洋大海，我定會難受得毫不遲疑的跳在浪花洶湧的狂濤間！死了算了！死了算了！一個人走到這末路的最末路時，還有什麼留戀呢？還有什麼一些些的生之留戀

呢？

我沉思了一刻，忽然想到一個主意，覺得身上穿的一件嘩嘍長衫，還可當到幾塊錢，便毅然脫了下來，換了一身學生時代穿的制服。一方面我預備立刻到當店裏去，一方面叫小夥計先回飯館，允許他不久便可把錢送到。多謝小夥計還留一些情面，他竟相信了我的話而先行回去了。我也就立刻含着淚意，拿着我這僅有的一件長衫，低頭默默的走進到當舖裏去。

“一塊二角錢，阿當？”我把長衫放在當櫃上，掌櫃的拿在手裏看了一看這樣對我說。

“對不起，先生！這衣裳我不久就要來贖的，請多當幾個錢好嗎？”我用懇求的神色向他說。

“不要！”掌櫃的向我看了一眼，冷冷地這樣說；并把長衫要還給我的樣子。

“實在對不起得很！請……請你……幫幫忙……救一救……我今天的急吧！”我用這樣哀求的口氣說了後，差不多快要哭了出來！

“這裏至多只能當一塊二角錢，要想當一塊二角一

分，請拿到別個當店裏去！”

我又說了許多好話，但終只有一塊二角錢！啊，這一塊二角錢，我拿在手中，兩行淚水立刻滾下來了！

走出當門，我站住腳一想，該到什麼地方去呢？我有些茫茫然了！啊，天呀，請你幫助我，請你指示我所應走的道路！

要想到飯館裏去還債，錢又不夠；回到寓所裏去，有何顏面再見同居的人？

姍姐！你請替我想想，這時的我，是如何的難過，難過！我想死去，我想立刻死去！我把右足在水門汀的馬路上恨恨的躁了幾躁，希望馬路能給我躁開一條隙縫，好給我做個藏身的處所。

姍姐，我自己也有些模糊不明白了，不知怎樣，昏昏沈沈地又已走到四馬路來了。

看看天色已暮，萬家燈火已明。一天沒有吃過一滴水的肚子，強烈地感到食的需要，便到一條小巷弄裏的攤頭上吃了一碗湯麵。餓的問題雖一時解決了，但今夜住的問題怎樣辦呢？

數着一步步的階沿，經過一家家的店面，漫無目的地在街頭巷尾走來走去。許多人像是在特別注意我，我很害怕！也許他們以為我是一個行竊的偷兒吧？

夜深矣，車如流水馬似龍的街面上，已漸漸地靜寂下來。除了一二輛夜遊人坐的汽車偶然經過街頭，和零落地站立着幾個面含倦意憔悴不堪的妓女外，一切聲，一切色，一切動，都到夜的墓牀裏眠息去了！

我終于也不問三七廿一地走進到馬路角落裏的一個小客棧中，作為我暫時的眠息之所！

這裏的房間可精緻呢，母親，你是想像不到的，除了一張木架的破牀外，僅僅只容得下一張破舊的半桌檯子。這檯子要當面架用，也要當飯檯用；便桶因為沒有地方放，只好安置在半桌檯下。痰盂呢，倒是白瓷的，可惜上半個已不在上了。不知在何年何月碰破的？這要請考古學家來考證一下才能知道。

因為疲乏過度，不問被枕如何污濁，一倒在牀上，便呼呼地睡熟了。

一覺醒來，天已微明。頸上好像有什麼東西索落索

落爬動似的，我伸手一摸，一摸竟摸到七個臭虫！姍姐，我是最怕臭虫的，平時一看見臭虫，便肉麻得要死了！此刻我的血，已被他們吸得飽飽而去，我有什麼方法奈何它們？人真是倒不得霉的，白天到處受鐵面冷腸的人欺侮，夜間仍要受臭虫的吮吸！但爲貪這房價便宜一些，我又繼續住了一夜。

問題又發生了，我只付了一塊錢；已經住了兩夜，而且又開了兩頓客飯。錢是當然不夠了，於是第二天的上午，茶房便走來要和我算賬。我略加思索一下，便對茶房這樣說：

“啊，對不起得很！恰恰身上有些不便，好在這裡缺幾個錢也有限，等我出去一次拿了錢來替你結賬，可以嗎？”

“那不興，你又沒有行李，誰知道你出去了以後還來不來呢？”茶房立刻板起輕視我的面孔這樣回答我。

“既然這樣，那末，我就寫信到朋友處，叫他們把錢送來我吧。”

“那倒可以，不過要早！”

我一連寫了四封給本埠朋友的信，說明我此刻的困迫！叫他們千萬設法十廿塊錢送來我。寫好後，隨即叫茶房付郵去了。

信發後的次日，姍姐，就是無法可施的恐慌的今天。兩個朋友的回信來了，起先說了爲我困迫表同情的話，末後却說他們這幾天窮得自己也沒有辦法！并還希望我能原諒他們愛莫能助的苦衷。還有其餘的兩個朋友，索性連回信也沒有。

怎麼辦呢？茶房又來催錢，我只得哄騙他們明天總可有錢送到了。

明天？一個明天！啊，就是十個明天，又有什麼用呢？天上只有雨，決沒有錢落下來！錢是在人家袋裏，錢是藏人家櫃裏，又沒有足，怎能走到我這裏來呢？

姍姐，如今我才明瞭所謂朋友的關係！在我上次急難中，因爲一個新友借給我二十塊錢，使我感覺到社會雖是冷漠，朋情友誼還是比較靠得住點。如今事實證明我這個偶然而起的觀念是絕對錯誤的！

要是世界上有所謂朋友的東西，那末，以一個相交

數年的好友，在我比燃眉還着急的困迫中，借區區的十多塊錢，那還會不願允許嗎？而且平時的我們，往往在一起出入戲院菜館，十分要好；但現在我臨到危難中，他們却一個個裝做掩耳不聞了！

唉！世態如此炎涼，人情如此冷暖，怎叫我不痛心呢？怎叫我不痛心呢？

姍姐，瑣瑣碎碎地說了這許多話，也許你會覺得太煩了吧？不過，在這裏，我最近的苦況，你却可知道一些了。姍姐，不知你對我這種落拓的情形，將加以指摘？抑或給我以同情？

不多寫了，希望你能給我回音！

就此祝你
神健！

表弟葛萊紋上

八月十五日

第 二 號

姍姊：

上封信寄了你以後，我無時無刻不在想你接讀了我這封信，不知要怎樣地在指責我！好好的一個青年，爲什麼會落拓到這個地步？我有些失悔了，當時爲什麼憑着感情的衝動，一口氣竟能寫下了這樣長長的一封牢騷抑鬱的信？也不願你愛聽不愛聽，討厭不討厭。但想到我和姍姊自小就在一起長大的，在你面前又何用得着隱瞞呢？不料我正在這樣那樣亂想的時候，你的信來了，而且是封掛號信！我急急于拆開來閱讀，出人意外的發現了三十元的一張匯票！啊，姍姊，你是如何地體貼你在急難中的弟弟！不特對我的落拓生活沒有一句指責，而且說了許多同情我和安慰我的話！并還附了三十塊錢來救我的燃眉之急。姍姊，我是如何地在感激你！這樣的盛情，叫我拿什麼來報答你才好呢？

姍姊！我赤裸裸的告訴你：幸得今天接到你三十塊

錢來救我的急，否則，恐怕這個世界上不再會有我這個人了！

這裏所欠的房錢，天天逼，天天推，直推到今朝，他們自然不大相信我的話了！前幾天，早上茶房還有一盆洗面水送來，每天還沖一次茶，但在最近的兩天，連面水和茶都不拿來我了！可憐我這幾天，不特沒有一粒米下肚，連一滴的水都沒有得喝！昨晚我實在餓得受不了了，再三的說好話，再三的哀求茶房給我一杯開水喝，或者可充充饑，暖暖肚。

“哼！你倒寫意，幾天房錢不付，還要想喝開水，你知道我們的開水也是拿錢去買來的吧！”茶房說了這幾句話，冷冷的笑了一笑！

“茶房先生！請你可憐可憐我吧！我幾天沒有得吃，實在餓得難過！我也是一時落難，你今天給我一杯開水，僅僅只要一杯開水，就不啻你做了一次大善事。回頭我如有錢寄了來的話，我一定多給你幾個小賤！”我說了這幾句話，眼淚索落落地掉下來了！

但茶房理也不理我的走開了！